

悦读人书事

道德文章日月长

曹辉 杜立 曹琼文

湘潭大学二级教授季水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今年是他从教50周年、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40周年。6月2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静水河深——季水河先生治学育才之道》首发式在湘潭隆重举行。

书,贯穿了季水河先生的前半生。26000本藏书塞满了他的7间书房,这深邃壮阔的文字图景,胜过一切热闹景象,满屋的墨香,比任何佳酿都要醇厚绵长。如今,岁进古稀的季水河与书的相伴旅途还在继续。

“买书—读书—教书—写书”,是季水河的生活轨迹。很难说他买书是出于个人志趣还是治学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季水河刚结婚时,他与夫人每月的工资合计也就100元左右,但他一年中会买两三百元钱的书。这些书填补了他的精神世界,也为他的学术研究铺设了坚实的道路。

季水河曾说,“我爱读书,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用的知识。”读书是人生乐



趣,是他戒不掉的终生爱好。进入大学之前,一本本中外名著助他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在校深造时,他以当地图书馆为根据地,写下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今天,读书这一活动,仍在“季门”传承,不仅仅要读本专业的书,还不能给自己设限,既要做专家也要做杂家,他指导的比较文学和新闻学的研究生,第一学期要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完以后还要聚在一起分享读书心得。

教书是职业理想,也是重要的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途径。从1972年成为一名小学民办教师开始,季水河立足于三尺讲台已有整整50年,学生从小学至博士,完整地涵盖了一个学子的求学之路,这样传奇的从教经历对于现在的青年老师来说简直是一部史诗。在教书履历上,季水河成果斐然。他主持的“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等,分别获得了省级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共4项。作为湘大比较文学博士点的负责人,季水河造就了一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领域极具战斗力的“湘军”。对学生的关爱,对后辈的提携,是这支“湘军”始终战意高昂的重要缘由。

季水河不满足于读书,他热衷于将现有知识在他的笔下化为更深一层的学术突破。这一点,早在1983年他在上海学术月刊上发表的《浅谈异化劳动与美的创造》这篇论文便可体现。在武汉大学读一年级研究生课程,7门课程考试写了7篇论文,均刊登

在高级别刊物上。研学至今,季水河以其卓越的学术造诣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书写了数十本著作,包括8本独著、2本编著、1本合著,以及6本作为主编、1本作为副主编的著作,既涉及文学与艺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又拓展到美学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与探索,在文学与美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理论的发展与当代的应用等各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美学理论界的艰难时期,美学理论研究和美学著作的出版都走入了低谷,偶有一部美学专著问世,印数也多在1000册左右。在这一时期,季水河心无旁骛,潜心研究,甘坐学术冷板凳。他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美学理论纲要》,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曾评价此书对美学理论的一些问题谈得全面而完整,而且从中国的美学实践出发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学术上的突破也体现在了销量上。此书第一次就印了3000册,不到两年又重印了3000册,为当时的美学研究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在21世纪初,季水河又对其作了大幅修订,对于美的本质界说作了完善与深化,坚持以开放的眼光发展实践美学,主动适应21世纪审美新实践和审美新发展。在美学百花齐放的世纪之交,季水河的著作诚然是学术自由竞争、美学繁荣发展的一颗璀璨明星。

《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是季水河的力作。全书以三篇九章的结构,从历史、理论、展望三个维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与反思,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几个核心命题,并在梳理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预测与展望,重构了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精髓的深刻领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进程的全面把握。

道德文章在,乾坤日月长。季水河内藏一颗君子之心,外握一支生花妙笔,德敛于内而才发于外,是道德与文章完美结合的典范。《左传》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季水河都做到了。《静水河深——季水河先生治学育才之道》这本书是对这位师长的最好致敬。奖章满墙的巨大荣誉,世人皆知的斐然声望,季水河并不在意,他最爱的还是书。而他自己,何尝又不是一部书,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

悦写我书

从秦亡到汉兴

晏建怀

天下兴,有兴之缘由;天下亡,有亡之道理。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但得人心之前,须先得人才,得人才是得人心的前提,更是得天下的保证,或可以说:“得人才者得天下”。

刘邦横挑项羽,亡楚于垓下,得意之余,曾在洛阳南向群臣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得之于“与天下同利,人人归心”,项羽失之于“妒贤嫉能,人心背离”,将原因归纳为“人心”。刘邦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供给粮饷,我不如萧何。统百万大军,逢战必胜,凡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杰,我皆不如,但我能用好他们,这就是我得天下的原因。项羽连最亲近的‘亚父’范增都不能用,因而失天下。”可见,在“得天下,失天下”这个命题中,刘邦认为关键在“人才”,而非“人心”。

事实也是如此。刘邦起于乡野,人单力薄,最后夺取天下,靠的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他深谙此道,且身体力行。在用人上,刘邦坚持五湖四海,从谏如流。他的手下:张良是贵族,韩信是平民,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官差,灌要是布贩,樊哙是狗屠,彭越是强盗……可谓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刘邦皆一视同仁,按功行赏,各尽所长。

在用人上,刘邦非但身体力行,甚至为得一人而克己违心。举事之初,雍齿“窝里反”,刘邦险遭不测,后来雍齿再来投奔,刘邦既往不咎。刘邦深恶儒生,凡儒生来访,常把他们的帽子摘下,往里面撒尿。与人对话,动不动爆粗口,“竖儒”成了口头禅,鄙视之心毕现。但当儒生郦食其谒见,提出“合义兵,诛无道”之策,正躺在床上由两侍女服侍洗脚的他,立刻一跃而起,穿戴整齐,待之如贵宾,虚心请教,与当初“同衣同食”重用尉繚的嬴政何其相似乃尔!士为知己者用,这些人感恩刘邦,忠于刘邦,紧跟刘邦,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患难与共,赤胆相随,遂有“秦室亡,汉室兴”。

然而,光有人才便躺平无忧了吗?非也。正如郦食其所言:“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如果说攻城略地、争雄逐鹿过程中人才是根本,那么四海归一后的休养生息,平治天下,人心便是关键了。

这一点,胡亥是极为典型的反例。他上位以后,在招贤纳士、开疆拓土上没有学到父亲嬴政

半点,但在严刑酷罚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刻露出了凶残的一面。胡亥窃取帝位,做贼心虚,为消除兄弟姊妹间的猜疑,竟将兄弟十二人、姐妹十人锻炼成狱,屠杀殆尽,加上之前被他矫诏逼死的兄长扶苏,胡亥双手,血淋淋沾满了亲人的鲜血。

对朝中文武百官,胡亥亦来了一次重新洗牌,他的理由是,老的知根底、摆资历、难掌控,因此贬的贬,杀的杀,从战功赫赫的蒙恬兄弟,到功劳卓著的左相李斯、右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秦始皇时的勋臣,除宦官赵高外,剿治无遗,连坐者不计其数。

亲人大臣尚且如此,何况普天下的匹夫匹妇?更视如微尘草芥了。秦始皇晚年,本来就因折腾暴敛而天怨人怒了,胡亥上位后非但未及时扶颺持危,施以修复民心的德政,反将父亲暴政中最残酷的诸多变本加厉。对于曾惹众怒、犯众怒的秦始皇陵、阿房宫等劳民伤财工程,他征夫愈多,督责益严,因之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为满足穷奢极欲的“耳目之好,心志之乐”,他将更加沉重的赋役强加于本已苦难深重的百姓头上,横征无度,敲骨吸髓,伴以严刑酷法,并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这种荒唐到恬不知耻的宣传去蛊惑人,终导致“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饿殍载道,死亡枕藉。从此,众叛亲离,人心尽失,随着一声“戍卒叫”,江山万里,毁于一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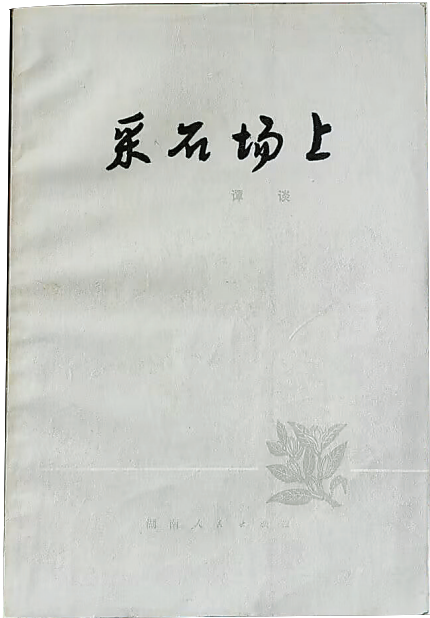
秦始皇若地下有知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殚精竭虑建立起来、企望二世三世传之万世的偌大帝国,短短十五年便土崩瓦解,二世而亡。这种结果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一古训,真乃亘古亘今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嬴政的“大一统”,到胡亥的“大撒把”,曾经辉煌于世的大秦帝国轰然坍塌。旋即,诸侯蜂起,你死我活,楚汉拉锯,争雄天下,大家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昨日还是大富大贵的王侯,今日即沦为身陷囹圄的囚徒,或横陈疆场的尸首;昨日还是出身卑贱的草莽,今日一跃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枭雄。无论出身于贵胄还是起步于草莽,个个如红眼的赌徒,将身家性命做最后的孤注一掷。这些人中,有的一战成王侯,有一夜成新鬼,但无论结局如何,他们皆是那个时代的人杰或枭雄,如繁星点点,至今还在历史的万古长空熠熠闪烁。

《细读秦亡汉兴》,晏建怀 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有删改)

悦看闲情

常在心头想起他——追忆我第一本书的责编王正湘



谭谈

不觉间,在人生旅程上跋涉了79个春夏秋冬。人人老境,总爱回想往事。这一生中,有许多事令我难忘,有许多人让我记忆终生。

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是我的第一本书的出版;令我记忆终生的人,是我第一本书的责任编辑王正湘。

上世纪70年代初,我故乡的涟源钢铁厂,成了湖南省著名的工业学大庆的典型。省里有关部门从全省各地调集一批作家来到这个厂,创作反映这个厂的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集《风呼火啸》。我也被抽调到了这个创作组。湖南人民出版社派来编辑王正湘,现场看稿、审稿,与作者面对面地交流。

我和他,就在这样的地方,相识相交了。

一次晚餐后散步,他像想起了什么,停下脚步,问我:“1966年之前,我好像在《收获》杂志上看到一个叫谭谈的人写的小说。是不是你呀?”

“正是,正是。”我答道。

于是,他穷追不舍地进一步问我:1966年前,你都在哪些报刊发表过什么样的作品?

我就向他敞开心扉,一五一十地与他谈起自己之前在《解放军文艺》《儿童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什么什么作品。也向他说了,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正在编辑一套《萌芽》丛书。这套丛书的编辑给我来信:他们注意到了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要我将已发表的作品剪报寄给他们,如数量、质量够了,就给我编入这套书,如数量不够,待我发表新作得以补充后再出。1966年,一场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出版社就停止出书了,刊物也停了。报纸也只印新华社电讯稿了。我被《人民文学》等刊物通知留用的稿件,便再也没有发表出来……

“那你不能把你已经发表的作品给我看看呢?”他极有兴趣地望着我。

我马上回家,搬来一本我自做的、厚厚的剪贴本,送到他手里。那是一个用厚厚的硬纸

板做的封面,封面上还有战友为我画的毛主席油画像。里面粘贴着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所有作品。

他如获至宝地把我这个剪贴本接了过去。从此,他在审阅《风呼火啸》的同时,挤时间翻看我的这本剪报。当时,涟钢招待所房间里的灯光不是很亮,从报刊上剪下的纸面上的字很小,他又是一个高度近视眼。没办法,他只好把桌子移到灯下,又搬一条凳子放到桌子上,坐在灯光下,紧凑着灯光来看稿子。

一个多月后,我们完成了这本报告文学的写作,陆续返回单位了。他也回了长沙。我当时想,他翻翻我的作品剪报,只是想了解一下我过去的创作情况吧,便没有很在意。

没有想到,六年以后的1978年,他突然给我来信,要我带上我的剪报本,和这些年新发表的作品,到他们出版社去一趟。

到长沙后,我才知道,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策划出版一套文学丛书:《朝晖》文学丛书。这是1976年之后,湖南出版的第一套文学丛书,进入这套文学丛书的,多是周立波、康濯、柯蓝等卓有成就的老作家,以及当时颇火的谢璞、叶蔚林、古华等实力派中青年作家。我是煤矿上的基层作者,怎么能进入这套书?我当时真是不敢想。

由于王正湘的积极推荐,文艺编辑室主任黄起袁和出版社领导对基层业余作者的重视,1979年,我的作品集《采石场上》,终于进入这套丛书出版了。我是这套书中最年轻的作者。

从文几十年来,我先后出版了厚厚薄薄数十本书。1999年和2006年,作家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还为我出版了八卷本的和十二卷本的文集。唯有这第一本书,深深地印在我心灵深处。

几十年创作生涯里,有多少编辑向我伸出过援手,有多少朋友给过我帮助!难忘《收获》杂志的编辑钱士权,热心对待我这个当时才二十来岁的小战士的作品。一年里,连续编发我两个作品,发在《收获》上。

难忘《儿童文学》杂志编辑苏醒,她为我一篇作品的修改,前后给我写了八封信。她写给我信的文字,比我作品的字还多。还有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的责任编辑高彬,为这部作品的修改,到我工作的单位——涟邵矿务局来为我请创作假。雨天路滑,在火车站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那天,当我赶到长沙的医院去看他时,心中是多么的内疚啊!

这个他,那个她,一个个人,如一尊一尊塑像,永远立在我心头。而这些塑像中,王正湘自然是最高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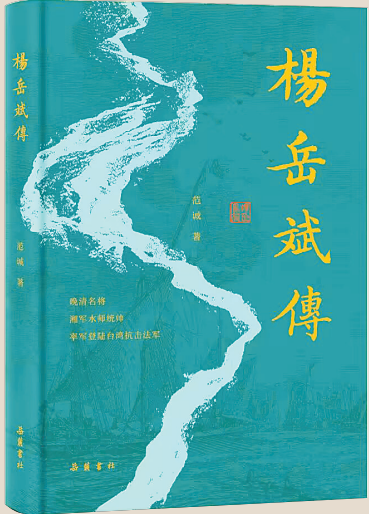
他走了11个年头了。

那天得到他走了的消息,我连忙赶到他家。河西望月湖,他的灵堂,就设在他家小小的客厅里。他的夫人晏老师,已经流尽了眼泪。我进门后,她只是默默地拉住我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

和许多编辑一样,自己是一个有才华有成就的作家,为了文学事业的繁荣,却甘为他人作嫁衣。王正湘的散文、小说都写得非常漂亮。从1950年发表处女作起,几十年间,他发表和出版了300多万字的作品。散文《君山竹奇》收入过国内多种选本,有相当的影响。

老王啊,不管你离开我们多久,我仍常在我心中想起你!

走马观书



《黄海传》 赵德发 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黄海传》是赵德发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为山东省“十四五”重点文艺创作项目。

此书钩沉黄海历史,讲述黄海故事,并全面表现黄海西岸人民在当今经略海洋、向海图强的辉煌成果。作者广泛搜集有关资料,并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进行实地考察,经过反复筛选、斟酌,才从海量材料中提炼出要表现的内容。用作者的话说,他当了一回“老盐工”,“漂沙构白,熬波出盐”,终于完成全书。《黄海传》视野宏阔,气韵丰沛,结构精巧,文笔生动,是中国海洋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大众读者认知黄海、了解海洋文化的高品质读本。

《杨岳斌传》 范诚 著,岳麓书社

杨岳斌,原名杨载福,字厚庵,湖南吉首人,清末湘军重要将领,湘军水师的创办者和统帅者之一,累官至湖北提督、福建陆师和水师提督。后任陕甘总督,为左宗棠的前任。清光绪十年(1884),法军入侵台湾,杨岳斌以62岁高龄,受命率军奋勇出征,横渡台湾海峡,护卫国土,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杨岳斌传》分传记、年谱和附录几个部分,20多万字,全方位再现了杨岳斌英勇而传奇的一生。作者高屋建瓴,将人物置身于大历史的视角,记录客观真实,文笔质朴生动,人物形象丰满,填补了湘军人物谱系的空白,格调高雅,可读性强,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悦读

